

化石女 盧靜

人物小傳

盧靜：博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古魚類學，特別是四足動物起源研究。2011年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隨後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應用數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作為第一或主要研究人員，在國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期刊上發表論文若干。先後獲得「十大地質科技進展」（第一完成人），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第四完成人）和「中國古生物十大進展」（第七完成人）等榮譽。自2017年起，擔任澳洲科學院媒體學術顧問。



■盧靜在考古現場工作。受訪者供圖



■盧靜在考古現場開展相關考古工作。受訪者供圖

佛系科學家的

多彩生活

她被稱為「玩骨頭的人」，她打破了人們對女科學家的刻板印象。她叫盧靜，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不買房也絕不當燈紅酒綠的都市麗人，她用「抖音」科普卻不喜歡被貼上網紅標籤，「我們所的人

活得都比較佛系，因為我們知道人類的渺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實習記者李劍寧 北京報道

說一個人老頑固老古董，網絡世界的新詞是「化石級人物」。可是，天天和化石打交道的盧靜偏偏不走尋常路，她成為了離恐龍等古生物最近科學家群體裡的新新人類：抖音賬號「玩骨頭的盧老師」有近40萬粉絲，吃完一份魚頭泡餅又把魚頭拼接還原的視頻獲得超百萬點讚，這一切的背後是她樸素的初心：我想讓大家更好地了解生命演化。

中科院古脊椎所早在1929年成立，最早研究周口店猿人，後來逐漸成為中國演化生物學的學術高地。無論是北京動物園中以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命名的「陸謨克堂」，還是近年風靡各個年齡層的「找化石」活動，透過盧靜辦公室的窗，她都把這一切看得很清楚。

與拉蒂邁魚的緣分

盧靜的生活整天圍着化石打交道，小小的辦公室一面被書牆佔據，剩下最顯眼的要數各式各樣的化石標本的魚類模型。她隨手拿起一個塞滿化石標本的盒子說道，「千萬別小看這些還不如指甲蓋大小的化石，這裡面可是出了好幾篇《自然》和《自然·通訊》

等有很大影響的學術論文。」和許多熱愛古生物的人一樣，盧靜在報研究生志願的時候最想和恐龍打交道。後來她的導師朱敏給了她一本《深海潛魚四億年》，書中只講一種生物，長腿的活化石拉蒂邁魚（又稱「矛尾魚」）。「我一下子着迷了。」

自言少女時代喜歡看動漫《龍珠》的盧靜說，其中一張畫的就是拉蒂邁魚，「當時並不知道那是牠，也沒想到後來會與牠結下不解之緣。」

拉蒂邁魚是肉鰭魚的一種，是非常古老的魚類，4億年前就開始在深海潛游。盧靜稱拉蒂邁魚這個物種比恐龍時期的霸王龍更神奇，「4億年前是這個樣子，現在不僅沒有滅絕，而且樣子沒太大變化。」

「人是魚變的嗎？」令盧靜着迷的還有拉蒂邁魚和人類的關係，這種魚的魚鱗中有內骨骼，「這一結構和人類的骨質是可比的，你可以看到一個演化趨勢。」

駕駛「深海挑戰者號」曾潛入地表最深處的好萊塢導演卡梅隆說，「驅使人類不斷前行的就是好奇心」。盧靜也覺得，我們人類對這個世界了解的還是太少，地球表面七成

是海洋，但人類對海底世界知之甚少。

記者問她，化石好像多少和現代文明有點脫節，你會不會覺得你的研究是一個「無用之學」？盧靜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不會！在生物演變面前人類實在是太渺小了，以前恐龍也曾顯赫一時，可是一下子就幾乎全部滅絕了。」

在這個不難找到新刺激的社會中，盧靜將她的全部精力聚焦對古代魚類化石的研究，說她是魚癡也不為過。業餘時間，她收藏現實世界中一切和拉蒂邁魚有關的用品，有玩偶、有郵票還有魚形收納盒，習慣朗聲說笑的她說：「人到了一定年齡都會或多或少喜歡收集點東西，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好奇心吧。」畢竟，博物館的起源就是所謂的好奇心樹櫃，又叫奇物櫃。

開抖音科普教學

盧靜說她自己開抖音完全是為了科普，以前下載過，可是嘖嘖哇啦影響工作又卸了。今年初，中國科技出版社請她給一期科普視頻審片，她突然覺得，「通過短視頻傳播科學知識也挺好。」

雙方一拍即合，盧靜出鏡、提供內容，對

方負責視頻的拍攝剪輯運營，他們首先將目光放在吃上面。盧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或許是職業病，最近她和閨蜜到餐廳吃甲魚，也會用學術術語來指代甲魚身體的各個骨頭，經常引來大家發笑。

在辦公室旁的小餐廳中，盧靜他們完成了一個魚頭的拼接視頻。「下午不到5點鐘開始吃，吃完拼到了晚上10點，」她一度特別絕望，覺得這個魚頭拼不出來了。

「魚的骨骼很多，骨片又薄，所有動物頭中，魚頭是最難還原的。有一對前上頰骨被吃丟了，怎麼都找不到，拼完之後的魚頭始終是個『豁嘴』。無奈之下，只好把另外一個魚頭的前上頰骨拆下來黏上去。」視頻發佈一個晚上，這條視頻播放量達到400多萬，還有十幾萬的點讚。

在她看來，不同動物骨骼之間的比較可以去除皮膚肌肉羽毛等外表影響，更直觀地研究動物演化，是科普的好題材，「有人看了我們拼的雞骨之後，說雞的骨頭和恐龍很像，這就達到了我們想要的效果，一下子就點出了演化上的一個大的科學問題，就是鳥類是從恐龍的一支演化來的，所以牠們在骨骼特徵上有不少相似之處。」



■盧靜通過抖音展示魚骨頭拼接過程。視頻截圖

拉蒂邁魚標本藏外交佳話

特稿

在中國古動物館中，一條拉蒂邁魚標本堪稱鎮館之寶。盧靜說，中國目前有4本，這背後還有一段外交

2月22日，從非洲傳來一動物學界的特大新聞，在附近查倫馬河口外5.6公里裡，漁民們從80米深的海一條長153厘米，重57.7。十幾年後人們又在莫桑

羅見到科摩羅駐華大使，大使非常感激中國，便隨口說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忙儘管提，當時張彌曼半開玩笑地說：「要是能給我們幾條拉蒂邁魚標本就很好了。」

沒想到一年之後，所裡有一天突然接到海關電話，說從科摩羅寄來四條魚，但上面沒寫誰收，正當大家發懵的時候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可能張老師知道這魚的原委」。後來的事情令人傳為佳話，張彌曼自己都沒想到玩笑話居然成了現實，四條標本如今分別收藏於中國古動物館、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標本館和北京自然歷史博物館，成為了化石界當之無愧的「國寶」。

在中國做科研很幸福

今年12月2日，古脊椎所就將迎來90周年建所紀念，同時還要舉行「紀念北京猿人第一頭蓋骨發現90周年國際古人類學術研討會」等系列活動。盧靜說，研究魚類化石，本來就是冷門中的冷門。放眼全球，中國政府特別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在中國做科學研究是一件幸福的事。

由於持續地投入和堅持不懈地科研，古脊椎所從破解魚類、哺乳類、靈長類和人類四個重要類群起源的初心出發，在潛心堅持與不斷擴展中獲得了更大突破，「鳥類起源研究」和「人類起源解碼」被列入國際科學重大進展，並完成了前輩們期待填補中

國脊椎動物化石在門類、時代和地區三個方面空白的宏願，為推動中國古脊椎動物學與古人類學的發展留下了一行行堅實的腳印。

準備啟程到澳洲出野外的盧靜講起自己的親身經歷稱，她在澳洲念博士後的時候是在物理學院的應用數學系，因為原來的古生物系被取消了。

盧靜說，現在不少城市還很重視建設自然博物館，開設面向社會的博物館課程，從小培養人們的自然科學意識。一個人不斷成長，等到成年時總有一個時刻，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在自然博物館裡的一個瞬間，也許是海洋、也許是太空，總之，又找回了最初的美好。